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宝 库

海蒂

Hai Di

·青少版·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 青少版 •

海蒂

原著：[瑞士] 约翰娜·斯必丽

改写：巍 然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海蒂——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丛书

绘画:管春林 效果制作:兰琳

缩写:巍然 责任编辑:赵琼艳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7.625

2001年1月第一版 2001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0 000

ISBN 7-5322-2659-X/J·2538

定价:11.00元

前言

《海蒂》是瑞士女作家约翰娜·斯必丽的世界名著。

书中的主人公海蒂极受青少年朋友的喜爱。《海蒂》作为一本经典性的青少年读物而成为世界性的畅销书之一。

《海蒂》的故事内容十分有趣而又感人至深，耐人寻味，主题鲜明，严肃并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书中生动地描绘了海蒂这个中心人物是一个天真烂漫、心地善良的小姑娘。她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而又乐善好施、帮助他人，年纪虽小却有着一种非常感人的魅力。正是在她真挚情感的感化下，饱经沧桑、心情抑郁、性格孤僻的爷爷重新燃起了生活之光；也正是在她的爱心帮助下，体弱多病的克拉拉鼓起了生活的勇气，坚定了战胜疾病的信心而最终重新站立起来。在这部作品里，作者通过许多真实感人的生活故事和恰到好处的艺术细节，逐步体现出海蒂真挚感人的艺术形象。

至于书中的其他人物形象也都刻画描绘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海蒂的那个外表冷漠、内心善良的很有个性的爷爷，用山里人特殊的方法去教育海蒂；而海蒂则用纯真的爱，温暖了爷爷冷却了的心，

改变了他孤僻而冷漠的性格。书中还刻画了喜欢放羊玩耍、不爱学习的牧童彼得和他那渴望美好生活、令人怜悯的瞎奶奶的形象。他们都十分喜爱海蒂，彼得在海蒂的影响下，逐渐喜爱学习，成为一个诚实的孩子；彼得的瞎奶奶从海蒂的关怀中，获得了欢快和乐趣。还有海蒂曾被带到福兰多托的埃斯曼先生家中的一段时间里，结识一位身体孱弱但心地纯真善良的瘫痪姑娘克拉拉以及克拉拉的那位会体谅、关心、懂得孩子心理、善于启发和引导孩子的老奶奶，小海蒂都赢得了他们的好感和热爱。三个孩子，三个老人之间的关系，被描写得十分亲切感人。

书中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作者以深厚的感情，用极其生动的笔触描绘了阿尔卑斯山多姿多彩的自然风光、朴实深厚的风土民情以及海蒂对美好家园的热爱，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美好的阿尔卑斯山的风情画卷。

《海蒂》的艺术形象在青少年中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和感人的力量。

编者

2000年8月



目 录

—————

一 回到阿尔姆叔叔身边.....	1
二 在爷爷的家里.....	12
三 在牧场上.....	20
四 在老奶奶家里.....	33
五 离开了爷爷.....	46
六 到了埃斯曼先生的家.....	55
七 苛刻的女管家.....	62
八 不该发生的乱子.....	74

九 主人的决断	83
十 埃斯曼奶奶	89
十一 痛苦的思念	97
十二 荒诞的恐怖	101
十三 重返阿尔姆	111
十四 礼拜的钟声	126
十五 旅行之前	137
十六 阿尔姆山上的客人	143
十七 真情永远	151
十八 德弗里的冬天	159
十九 彼得的学习进步了	168
二十 来自远方的客人	175
二十一 阿尔姆山上的小客人	187
二十二 纯朴的爱	194
二十三 尾声	206



一 回到阿尔姆叔叔身边



41

这是一个风景宜人的古老小镇，叫做梅恩费尔特。从小镇伸出一条长长的小路，一直蜿蜒到山脚下。沿着这条小路走上去，立刻就可闻到扑鼻的花的芳香。这条陡峭的小路一直通向阿尔卑斯山脉中的阿尔姆山的天然大牧场。

在一个明媚的六月的早晨，一个身材修长，体格健壮的山村姑娘，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正沿着这条小路向山坡上走去。

小女孩的脸热得通红，汗珠不停地流下。看她的装扮，真觉得古怪，在这炎热的季节，她穿的衣服像是抵御那刺骨的寒冬似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女孩看上去有五、六岁的样子。从外表看不出她的体态，因为她穿着好几层的衣服，脖子上还一圈圈地围着一圈红色的围巾。这身装束再加上脚上穿着的那双笨重的靴子，又是这样的天气，使她不住地用袖子擦汗，气喘吁吁地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

大约一个钟头后，两个人来到半山腰的一个叫做德弗里的小村庄。

一进村子，乡亲们都向她们俩打着招呼，寒暄问好。因为这里是那位姑娘的家乡。她一面回答和还礼，一面只顾赶路而不肯停下来。不一会儿，两个人便来到了村尽头，因为这村子里只住着稀稀零零的几户人家。

这时，从附近的一家屋里传出了招呼声：“等一等，迪蒂！要是你到山上去的话，我们一道走！”

听到招呼，姑娘停住了脚步。小女孩马上把手挣开，蹲坐在草地上。

“你累了么，海蒂？”姑娘问道。

“不，我热得要命。”小女孩答道。

“我们马上就到了。再坚持一会儿，快点走好吗？”姑娘鼓励小女孩说。

这时，一位个高体胖，看上去性格十分开朗的女人慌张着从屋子里走出来。那小女孩站起身，跟随在两个大人后面走向山上去。

“说真的，迪蒂，你把这孩子领到哪儿去？她是你姐姐的女儿，一个孤儿，对吗？”那位女人问道。

“正是她。我要带她到她爷爷那儿。她以后只好跟他在一起了。”

“什么？你是说要把这孩子跟阿尔姆大叔一起生活吗？你有没有搞错，迪蒂，你怎么想出这么个办法来！那老头听了这样的话，不把你撵回去才怪！”

“没那么多不讲理的事吧。他是这孩子的爷爷，该让他操操心，我一直照顾她到现在了。巴尔蓓丽，我在福兰多托找到个好工作，我可不想因为这孩子丢了这份工作。她的爷爷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呀！”

“他呀，要是别人，那当然行，”巴尔蓓丽一本正经地说，“你也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多少年了，他和任何人都没有来往，也从不去教堂，整年不露脸，一年也就拄根棍子从山上下来一次。人们都避开他、害怕他。他眉毛粗粗的，花白头发，还留着吓人的大胡子，简直跟吉普赛人和印第安人差不多。跟小孩在一块儿，天晓得他会干出些什么事来，更何况是这样小的女孩子？”

“可是，他毕竟是这孩子的爷爷呀！照顾她是他的本份，想来他不会苛待她的。要是真的会，那也是他的错，不是我的错呀。”

“我真想知道，”巴尔蓓丽拐弯抹角地说，“到底那个老头儿心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瞧他那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叫人胆战心惊。他为什么要孤零零地住在阿尔姆山上，好像要与世隔绝似的。大家都议论纷纷，迪蒂，我想你肯定知道一些情况的。难道你姐姐没跟你说过？”

“那还用说。可是，我不能对别人说。不然的话，那老头子知道了可就糟啦！”

巴尔蓓丽很想知道阿尔姆大叔的古怪底细，想知道这个老头为什么会被全德弗里的人称作“阿尔姆大叔”，他不可能是全村所有人的叔叔啊！可大家都这么叫，这是为什么呢？

巴尔蓓丽的家住在山谷里的普拉蒂冈，不久前她才嫁到德弗里，所以，对这里的人和事还不大了解。迪蒂却生长在德弗里，一年前才离开这个老地方。那时，她母亲去世了。她找到一个女招待的工作后就搬到拉盖兹去住了。她今天早上带着的这个小女孩，就是从拉盖兹动身的。路上恰巧碰上熟人运干草到梅恩费尔特来，她们就顺便搭车来到了这里。

巴尔蓓丽觉得现在正是打探点消息的好时机，便亲密地挽着



迪蒂的臂膀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村里的那些传说是真是假？你肯定知道事实的真相的。来！告诉我那老头到底是什么来历，为什么人们都一直害怕他？他一直就这样不愿见人吗？”

“他从前是不是这样，我也不太清楚。我才二十六岁，他可是六、七十岁的人啦，我当然不知道他年青时是什么样子。不过，只要你不把这些话在普拉蒂冈传开，我就把关于他的一些事情告诉你。”迪蒂压低了声音，神秘地说：“我母亲是特姆莱斯地方的人，那老头也是在那儿长大的。”

“你说什么，迪蒂？”巴尔蓓丽有些生气地叫道，“你不必担心你的话会传到普拉蒂冈去，我可不是那种说三道四的人。告诉我好啦，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好吧，那我就讲给你听。不过，你可要说话算数，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迪蒂一边叮嘱着巴尔蓓丽，一边不放心地向周围看看，怕给孩子听到了也不太好。可是，哪还有孩子的影子！两个人光顾着走着说着，竟忘记了跟在后面的孩子。迪蒂慌忙四处张望，顺着弯弯曲曲的山上小路俯看下去，能一直望到德弗里，可哪有孩子的影儿！

“啊！她在那儿！”巴尔蓓丽激动地一边说，一边把手指向距山路很远的地方，“她跟羊倌彼得和羊群在一起。怎么，彼得今天这么晚才牧羊？也好，彼得会照看那孩子的，我们可以安心地谈个够！”

“她不会要彼得照看她的，”迪蒂说，“别看那孩子才五、六岁，要比一样大的孩子机灵得多，凡事都要讨个究竟，很让人喜欢。将来和那老头儿也肯定能相处得很好。不过，那老头儿除了两只山羊和那山上的小屋子，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她的了。”

“听说他从前也很富有，是吗？”巴尔蓓丽问道。

“他？嗯，我想应该是这样的。”迪蒂提高了些声音继续说道：“他们家在特姆莱斯有一个很大的农庄。兄弟两个，老头儿是哥哥。他生活奢侈，为所欲为，结交的全是些不明不白的人，饮酒赌博，把家业都给败坏光了。他的父母亲因此伤心过度，先后去世了。弟弟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讯。后来，他也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失去了踪影，留下的只是那不光彩的坏名声。以后又听说他在那波利斯当兵，十多年没有他的消息。”

“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带着个男孩在特姆莱斯出现了。他是想把那男孩托付给谁，可就是没有人敢接近他。这件事把他给激怒了，他发誓说，这一辈子再不踏上特姆莱斯一步。随后就迁到德弗里和那男孩一起生活着。老头儿那时大概还有些钱，就让他那个叫特必斯的儿子去学木匠活。他的儿子特必斯是个规矩的老实人，德弗里的人都很喜欢他。可就是没人信得过那老头子。”

“传说他在那波利斯当兵时，跟人发生口角杀了人，还吃了官司。但是，尽管有这种谣传，我们还是认了亲戚。因为我母亲的奶奶是他奶奶的表姐。论辈份我和姐姐就叫他‘叔叔’。在德弗里，大部分人家都与我父亲沾亲带故，又大多与我同辈，所以，他们也都叫起他‘叔叔’来。自从他迁到阿尔姆山上以后，人们就都称他‘阿尔姆大叔’了。”

“那，特必斯后来怎样？”巴尔蓓丽又追问道。

“后来，特必斯跟我姐姐阿迪蒂特结了婚。”迪蒂说，“婚后的日子过得也挺快活。可是好景不长啊！两年后，特必斯在盖新房子的时候，一根屋梁掉了下来，把他给砸死了。姐姐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吓和悲痛压倒了，她发着高烧却一直不能消退。她本来身体就不太好，这样一来健康状况就可想而知了，有时候简直就搞不清她是醒着还是睡着。两个星期之后，便又举行了阿迪蒂



特的葬礼。”

“好长一段时间，人们都在讲述着他们两个人的悲哀的故事。有人说这是阿尔姆大叔不相信上帝的报应，有的竟当着他的面就这么说；牧师也劝说他应该忏悔今生。可他的性子却变得更加暴躁，和谁都不说话。别人见到他也都躲得远远的。”

“他忍受不了人们对他像对待瘟神样的歧视。后来，他就搬迁到阿尔姆山上去了，而且一直一个人在那里生活，和村里人和上帝都断绝了关系。”

“阿迪蒂特的女儿在她妈妈死去的时候，才刚刚一岁，我和妈妈就把她领回来抚养。去年，母亲去世后，为了生计，我想在山下的拉盖兹赚点钱，就把那孩子领到波沙村的一个孤单的老奶奶那儿，托她照顾着。这样，整个冬天我都能在拉盖兹工作了。”

“刚入春，我去年在拉盖兹服侍过的福兰多托的客人就又来了。他们要我和我的女主人一起过去，到那里工作。我后天就要动身了。这可真是个好工作！”

“所以，你打算把这孩子交给山上那老头儿，是吗？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巴尔蓓丽有些责备的口气说。

“我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你说我该怎么做，我总不能把刚五、六岁的孩子带到福兰多托去吧。噢！巴尔蓓丽，你打算上哪儿？我们已经走到阿尔姆的半山腰啦！”

“噢！是这样的，我要到羊倌彼得家，找他妈妈有点事。冬天她常帮我纺纱。我这就要到了。再见吧，迪蒂，祝你好运！”

迪蒂和巴尔蓓丽握了握手后仍站在那里，望着她走进山坳里的那座看样子像是将要坍塌的小屋。

那屋子虽然破旧，但还算是能挡风的去处。羊倌彼得就住在这屋子里。他只有十一、二岁，每天早晨下山到德弗里，再把村

子里的羊群赶往阿尔姆山上吃那新鲜的嫩草。到了晚上，又要把那些蹦蹦跳跳的羊儿赶下山去。到了德弗里，他把手指放进口中，吹起响亮的口哨呼喊人们各自领回自己的羊儿。这些山羊都很驯服，所以来领羊儿的大都是孩子们。整个夏季，彼得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够跟小伙伴们聚在一起玩个够。白天就只能孤零零地跟羊儿们为伴了。

彼得的家里有母亲和失明的祖母。而他总是早出晚归，为的是牧羊和同德弗里的孩子们尽情地玩。所以，彼得每天在家的时间就只有吃早餐和从德弗里回来后夜间休息的时间。他的母亲叫做布丽吉，德弗里的人都称她“彼得大婶”。他的失明的祖母，老老少少都尊称她“奶奶”。彼得的父亲原来也是个牧羊的，大伙都叫他“牧人彼得”。几年前，在伐树时出了意外事故而撒手西去。



47

迪蒂四处张望，却不见羊群和两个孩子的影儿。她慌忙向上走了一会儿，来到能看见整个阿尔姆的地方，焦急不安地伸长着脖子搜视着远方……

原来，两个孩子避开了这条小路绕着圈子走。因为彼得非常熟悉羊儿喜欢吃的草类，他为了让羊儿吃得又快又好，常常在途中绕着道儿走。

看那小女孩，穿着笨重的厚衣服，跟着彼得和羊群在山路上爬着往上去，再加上炎热的天气，真是累得她气喘吁吁。然而，她却一声不吭地跟在后面，有时坐下来看看彼得，不时地瞅瞅羊儿……因为她从未到过这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再看彼得却赤着脚，穿着个大裤头，跳上跳下，轻松自如。

那些山羊儿更是轻松。它们那细长的腿敏捷地跳过矮树丛，越过大石块，如同在平地上一样跑上斜坡。

啊！那小女孩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她麻利地脱掉鞋袜，然后又站起来，抽掉了脖子上的围巾，脱去了外套，再解开平日穿的衣服的纽扣。这些都是姨妈为了省去行李，在平时穿的衣服外面又套上的外出时备用的衣服。最后，她身上只脱剩一套轻便的内衣了。她把露在短袖衬衫外面的胳膊向下使劲伸了伸，又把脱下的衣服堆在一起，赶忙向彼得追了过去。她在山羊儿的后面又蹦又跳地向上走，有时还爬着走……这一刻，她好像比谁都高兴。

在她掉队落在后边的時候，彼得一点也没留意她在干什么。当她赶上彼得的时候，已是满头大汗了。彼得看到她穿得那样的轻便，开心地笑了。当他又注视到远处的那堆衣服时，更是把脸笑成了一团，嘴角几乎咧到了耳朵根下了。

这时的小女孩感觉到非常的轻松、舒心和自在，话也随着多了起来。她问彼得有多少只羊，要带它们上哪儿，到了那儿要干什么，等等。他们两人边走边说，不一会儿来到山腰的一间小屋跟前。

这时，迪蒂已经在上边发现了他们。

“海蒂！”迪蒂嗔怪道，“你在干什么？出什么事了吗？围巾和衣服呢？靴子和袜子扔到哪里去了？”

小女孩好像没事似的，不慌不忙朝山坡下一指，“在那儿呢。”

迪蒂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

“你这粗心的孩子！”她叫嚷着说，“你为什么把衣服都脱去扔掉了？你想干什么！”

“我真的用不着它们了。”小女孩盯着姨妈平静地说。

“咳！”姨妈气极地说，“真拿你没办法，你知道这样做有多蠢吗？谁去给你到下边拿回来？那可要花上半个钟头呢！喂，彼得，你快点下去帮我拿上来好吗？快点啊，站在那里老看着我干

什么！”

“时间来不及啦。”彼得慢吞吞地说着，仍旧站在那里不动。

迪蒂有些不耐烦地看着他说：“快去吧！我给你好东西。去吧！”

迪蒂说着拿出一枚铜币，而且是新的，在太阳光下闪闪发亮。

彼得看到铜币，突然转身向下边跑去，而且是一口气跑到那堆衣物跟前。他迅速地抓起衣服鞋袜又跑了回来。迪蒂把铜币赏给了他，彼得麻利地装入口袋，脸上笑咪咪的。因为这对于彼得来说，虽然是一笔小财富但也不是轻易能到手的。

“你也是到山上去的，就一直帮我把这些衣服带到阿尔姆大叔那儿吧。”

迪蒂说着就走上了小屋后面那陡峭的斜坡。彼得只有乖乖地顺从了，他左手挟着衣服，右手挥动着鞭子跟在迪蒂的后面。小海蒂和羊儿们快活地伴着他，蹦蹦跳跳地走着。

一行三人走了不到一个钟头就到达了阿尔姆山顶。在山顶突出的悬崖上坐落着阿尔姆大叔孤零零的小屋。达里虽然风很大，但阳光很充足，还可以清楚地俯看山谷的景色。屋子的后面耸立着三棵高大的老杉树，看起来未曾修剪过而显得枝繁叶茂。远处是一座高山，在光秃秃的悬崖峭壁中间，有着许多大小不一的美丽牧场。

阿尔姆大叔的屋子旁边放着一条长椅正对向山谷。这时候，他正坐在那椅子上，嘴里叼着烟斗，两手放在膝上，目不转睛地望着正在向他走来的两个孩子和羊儿。迪蒂被两个孩子抛在了后边。

最先到达的是小海蒂。她径直走到老头儿跟前，伸出手来说：“爷爷，您好！”



“嗯，你是哪家的孩子啊？”

阿尔姆大叔轻轻地握了一下孩子的手，冷淡地问了一句。从浓密的眉毛下面投射出疑惑而锐利的目光，盯住小海蒂看了好大一会儿。海蒂感到惊讶，一眼不眨地看着他。她从未见过像爷爷这样的人，长胡子，两道浓密的灰色眉毛连在一起像一丛乱草。

这时，迪蒂和彼得也一起上来了。彼得就站在那儿，看着阿尔姆大叔和海蒂。

“大叔，您好！”迪蒂打着招呼走了过来，“我把特必斯和阿迪蒂特的孩子给您带来了。噢！你一定不认识她了吧！从她一岁以后您就没再见过她了。”

“嗯，领到我这儿来有什么打算哪？”阿尔姆大叔冷冷地说。接着又严厉地朝彼得喊道：

“你在这干什么！还不赶快上山去，时候可是不早啦！把我的羊儿也带走！”

彼得顺从地立即离开了。

“大叔，请无论如何把这孩子留在您身边。”迪蒂说道，“四年多来，我为这孩子做了能做的一切。您是她爷爷，她应该回到您的身边。”

“噢，是怎么回事！”阿尔姆大叔瞪大眼睛注视着迪蒂，说，“要是这孩子不懂事，哭哭啼啼想念你，那我怎么办？”

“那我就知道了。”迪蒂也提高了嗓门说道，“孩子在我们家的时候，也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办！那时她才一岁，我还要照料母亲，还不够我忙的吗？我要去外面工作了，您是这孩子最亲的亲人了，您是有责任的！不过，也用不着什么事儿都过分的担心。”

迪蒂说完，心里总觉得有些后悔，不该这么火气地对阿尔姆